



僧伽

• 佛教散文選 1

簡
嫻等著

701921

267
] 368



A0177715



僧伽

• 佛教散文選1
簡 嬪等著





〔著者〕簡娘等著

〔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三月初版〕

〔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六月再版〕

有版權，請勿翻印，歡迎流傳

〔發行人〕星雲大師

〔出版者〕佛光出版社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（〇七）六五六一九二一八

〔流通處〕佛光山寺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（〇七）六五六一九二一八

佛光書局

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72號九樓之14 電話（〇二）三一四四六五九
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電話（〇七）二五一五五五八

〔定價〕一二〇元

〔印刷者〕美有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

高雄市中華二路一七〇號 電話（〇七）三一二一九七一九

〔郵政劃撥〕第〇〇四五六三五一五號帳戶

〔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〕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

〔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。〕

《僧伽》 目錄



僧伽 · 簡嬪 · 1

問何以生生不息，又死死相續？問生源於何，死往何處去？問該對初生的赤嬰唱什麼歌，該對懷中的死者落什麼淚？問未生我之前是誰，既生我是誰，化成一坯土後又是誰？

卷一 · 人在行雲裏 · 3

卷二 · 天階月色涼如水 · 10

卷三 · 却忘所來徑 · 15

卷四 · 紅塵親切 · 25



佛鼓 · 林清玄 · 35

佛鼓無邊，不只醒人於迷，連鬼神也為之動容……當我聽完佛鼓的那一段沉默裏，幾乎體會到了維摩詰沉默一如響雷的境界了……



人骨念珠 · 林清玄 · 49

人骨念珠是密宗特有的念珠，拿人骨做念珠，特別能讓人感受到無常的迅速……光是磨念珠時誦在其中的佛號心咒更不可計數……



千手觀音 · 林文義 · 61

祂法相莊嚴慈藹，俯首望其塵世，望其芸芸衆生，成為人們空虛的心靈中，一種閃亮的希望，一種遷善以及憐憫。



袈裟不是這樣披的・羅龍治・77

他的心，明明了了，往日都是一寸情絲，繫住佛身，所以枉披袈裟。今天，去了那一絲情，才看到草木石頭，以慈悲現出法身。



死的聯想・孟東籬・85

人終將一死，既然這死是逃不掉的，怎麼死便有很大的講究了，有人死前很受折磨，拖得年深日久，有的人則可以一瞬即逝……



紅塵・袁瓊瓊・93

所謂生，就是由看不見的地方進入了能見的地方；所謂死，就是由能見的所在又進入了看不見的地方……



紅塵 · 席慕蓉 · 99

在生命裏，是不是還有一些原本很美好的事物，也會因為我的不知不覺與不變，而終於離我越來越遠了呢？



孩子，我在未來的街頭等你 · 奚淞 ·

113

達摩東來，為尋個不受惑的人。

孩子，你很可能有希望成為那個不受惑的人。



母親與靈 · 顏元叔 · 125

媽媽在有生之年，相信鬼神，去世後果然自己顯靈，媽媽在舊宅中哭泣，不會是捏造的。人生人死，大千奧秘……



貓的么案 · 方瑜 · 135

以為早已死去的一部份「自我」，竟然像三生石上的精魂，悄無聲息，翩然重臨，輕微的一觸，喚起多少夢痕？



起親平等 · 蔣勳 · 145

那些見佛殺佛、見祖殺祖的禪宗大師們，是以何等的悲哀，看到了信仰墮落為形式的繁瑣，看到了淑世的悲願被誤解……



喜與悲 · 張曉風 · 149

肉身會死亡，今日之紅粉，竟是明日之骷髏，此刻腦中之才慧，亦無非他年蟻螻之小宴。然而，此生此世仍是可幸賀的。



成人不自在 · 朱天心 · 157

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，短短十個字，却是要我怎麼樣怎麼樣才能馴服呢？
我且從今專志智慧之力了。



木雕觀音 · 趙雲 · 165

看著看著，心裏的紛亂和煩囂，彷彿漸漸地平靜下來，整個融進了一種明淨如鏡的境界裏……



十二因緣 · 王靜蓉 · 173

因緣所由生，我說，即是法。

因緣老死，老死因緣。

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……



南海慈航 · 琦君 · 195

母親的生與逝都是一樣的平靜，臨去時只命大家為她高聲唸佛，相信慈悲的觀音佛母，一定來牽引她高潔的靈魂……



大師 · 方杞 · 203

紅塵焚焚，誰能化烈火為淨水，一揚眉見本來人，一瞬目即本色語？誰能挽彗星為霓雲，一揮手清風盈懷，一合十朗月當空？

1 伽倻

僧伽 · 簡嬪

加増 2

僧伽卷一・人在行雲裏

第一次見到梅覺，是七月的一個晚上。

那時，晚寢的鼓聲已止，鐘的單音擴散於山間谷坳，引起了蛙之鼓及夏蟲唧唧。

南台灣的夏夜，好像另有一個太陽似地。人躺在木板床上，只敢側著睡，深怕一平躺下去，壓破毛細孔裏藏著的熱精靈，汨汨地出一背的汗水。一支電風扇搖頭晃耳地爲三、四個人驅熱，偶而腳底板分得一絲涼，才能沈沈地漸夢。

朦朧中，有人推門而入，似乎睡在秀美旁邊的木床上。我想起，這支電扇本來是較靠近她的，後來趁她們去晚課時，我與秀美將電風扇移近了我們這邊，這樣電扇會多看我們幾眼，但不知她那頭有沒有吹到？我轉個身朝她那兒嚟聲問：

『喂！妳有沒有吹到啊？』

她醒覺到我在問她，也嚟聲答來：

『有啊！有啊！』，很厚重的聲音。

我又問：『要不要移過去一點，吹得到嗎？』

『沒關思！沒關思！我不熟啊！』，不太標準的口音。

秀美也未入睡，她是個很容易與人熟稔的女孩，也偷偷問她：

『妳從哪裏來啊？怎麼妳講的話跟我們不太一樣？』

『加拿——大！』

我們都很新鮮，睡意少了一分，這屋子裏竟有舶來品！

『妳叫什麼名字？』秀美問。

『梅——覺啊！』，她的「ㄇ」音發得很好玩，嘴巴一定嚙得老高！

『啊！好好聽的名字！』我說，嘴唇上虛唸了幾次她的名字，突然有一種頑皮的聯想，本來是不應該說的，可是心裏憋不住好笑，便「嘻嘻」兩聲向秀美偷說：

『有點像「沒知沒覺」的「沒覺」……』

秀美「哈哈」兩聲向她說了：

『「梅覺」的意思，就是「沒知沒覺」……』

她聽了，一點也不慍，「嘻嘻哈哈……」樂了一會兒。然後，我們三個人同

時「噓」，睡覺了，一室寂然。但我腦子裏低迴著她的名字及加拿大，從那麼遙遠的寒冷的地方來的女孩，她不怕熱嗎？決定天亮的時候，把電風扇移過去一點。我想。

次日醒時，她們都已經做早課去了，只有我與秀美還「懶」在床上。寺院裏的規矩很嚴格，早晨四點半就必須上殿課誦，我與秀美連續發了幾次心，仍舊趕不上殿的時間，也就不了了之，她們當我們遠來是客，並不要求，而我們因此更愧疚良久。連個小小起床事都難於上青天，更不要提什麼悲、智、願、行了。

『您早啊！』梅覺推門進來，穿著一式玄色海青。

就著天光，我看她仔細地把海青脫下疊好，露出一襲佛學院的學生制服，簡單的淡藍色，令人感覺天亮得早；腳穿白襪，蹬一雙黑色僧鞋，彷彿萬里路就這麼走過了。尤其令我驚坐而起的，是她那兩股垂腰的大辮子，如勒馬的繮繩。我說：

『啊！妳的頭髮好長哦！』

『是啊！很久沒有剪了。』她很不好意思地拉一拉辮子，我因而見到她那一張黝黑的臉，及寫在臉上那放曠的五官：濃眉、大眼、有點戾斗的下巴。隨時隨地，

這人推門進來，總讓人認為她必定剛從一個遙遠的、荒涼的蠻荒處回來。

我說：『不要剪啊！好漂亮的頭髮！』

『謝謝啊！』她溫和的樣子真可愛，尤其一口潔白無瑕的牙齒，使人覺得和她講話是一件快樂的事。

後來，我與秀美又換了寢室，沒再與她們同住。但，過不了幾天，再看到梅覺，幾乎認不得她：

『啊！妳怎麼把頭髮剪掉了？』我大驚。

她又不好意思地摸一摸短得像小男生的頭髮，隨即攤了一個很頑皮的手勢：『I don't know』，然後嘻嘻哈哈很快樂地笑了一會兒，才正經地說：『太麻煩了！我每天都要這樣這樣……』她做了編髮的手姿，從頭編到腳，我們都笑彎了腰；我就伸來食指、中指，支成剪刀模樣，往她虛編的長髮處「卡卡」剪了兩下。這一剪，數年長髮乃身外之物。

我想，當她踏出多倫多大學的校門，一定有一個屬於宇宙的秘密蠱惑著這位南中國的女孩，使她忘了去編織巴黎最流行的髮式，去剪裁最新穎的服裝，去學習最

惹人的交際；一定有一個生命的謎題困惑著這位快樂的女孩，逼迫她小小的胸臆，於無人的月夜落著無數問號之淚。

『然後，我工作籌錢呀，我要到處去看看啊！』她的眼睛因長時空的奔波，掩了一層難以探問的黯淡。

或者，她要說的是：我要到處去問問啊！問何以日落月昇不會錯步？問何以生生不息，又死死相續？問生源於何，死往何處去？問該對初生的赤髮唱什麼歌，該對懷中的死者落什麼淚？問末生我之前是誰，既生我是誰，化成一坯土後又是誰？問芥子納須彌，還是須彌納著芥子？問爲什麼芸芸衆生我一回頭，看到的就是唯一等我的人？

『去了美國、歐洲、日本、韓國、東南亞……』她很費力地想著她去過哪些地方，也許行到山窮水盡處行興自消，她也記不得那些碎爲微塵衆的雲煙過往了。

『就這麼一個人走嗎？』

『是啊！一個人。』，她理所當然地說。

那麼，把家園屋宇之色繫爲帽沿的飄帶，把雙親兄妹的愛語做成行囊的鈴鐺，